



『温暖你』系列

安安

殷健灵 著



『温暖你』系列

安安

殷健灵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安安 / 殷健灵著. — 北京 : 天天出版社, 2015.3

(殷健灵 “温暖你” 系列)

ISBN 978-7-5016-0929-1

I. ①安… II. ①殷…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23084 号

责任编辑: 张菱儿

美术编辑: 罗曦婷

责任印制: 李书森 康远超

地址: 北京市东中街 42 号

邮编: 100027

市场部: 010-64169902

传真: 010-64169902

<http://www.tiantianpublishing.com>

E-mail: tiantianchs@163.com

印刷: 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80 × 1320 1/32

印张: 8.25

2015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20 千字

印数: 1-10,300 册

ISBN 978-7-5016-0929-1

定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调换。



让我怎样感谢你们

让我怎样感谢你们
那些爱我的人

我祈求一滴细小的水珠
你们却给了我浩瀚的海洋
我渴望一片嫩绿的新叶
你们却捧给我绚烂的春光
我想拥有一枚轻柔的羽毛
你们却赐予我宽阔的翅膀

让我怎样感谢你们
那些爱我的人

我的肩上
承负了太多的挚爱
我的耳畔
拂过千万种关照的声音
我的心头

有无数只鸟在歌唱

让我怎样感谢你们
那些爱我的人

当我学会轻声道谢
蓦然发现
一句“谢谢”也需注入
全部的雨水和阳光
当我瘦削的肩
再不能承受
潮涌般的关爱
我才明白
只有用爱的回报
方能减轻心上的负担

也许 被爱也是一种责任
它无法使我坦然
无法令我释怀
只有在晨光熹微的黎明
当我为爱我的人
捧出一颗真挚感恩的心

你们会因此而微笑
我会因此而欣悦

让我怎样感谢你们
那些爱我的人

写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



目录

- 引 子 / 1
- 第一章 鸟儿愿为一朵云 云儿愿为一只鸟 / 5
- 第二章 黑暗中的孩子 从夜的被单里伸出双手 / 28
- 第三章 星星亮了 我的心沉睡着 / 49
- 第四章 杯子里的水亮晶晶 大海里的水黑沉沉 / 88
- 第五章 嘴唇里的秘密 云朵里的水滴 / 110
- 第六章 梦深深 庭宁静 山在远处酣酣地睡 / 130
- 第七章 穿花蛱蝶深深见 点水蜻蜓款款飞 / 161
- 第八章 你的步履沉沉 我像小溪轻快奔流 / 199
- 尾 声 问问流淌的水 问问逃逸的空气 / 242
- 《安安》创作手记 / 254





引 子

如果你第一次来古老的碧瑶，会发现瑶河的水和别处的水不一样。

春暖时，河水就酪酪地流起来，平平地、不动声色地流，一直流到这一年的冰冻期。好像一个执着的归乡的旅人，一路向着家的方向去，默默地，也不言语。因此，它又是柔顺的，是一匹缎子，更像从河床上滑过的透明玻璃，底下散落着棱角分明的碎瓷片、洁净光滑的鹅卵石、妖娆丰美的水草，还有穿梭于水草和瓷片间大大小小的鱼群……



从岸上看瑶河，很养眼。放学的孩子，并不急着回家，常常在河边逗留。这河也像慈祥的母亲，包容了来这里戏耍的孩子。最好看的，应是水里的鱼。瑶河的鱼大概是世间最幸福的了。大可盈尺，幼不及半寸，红白相间的、浅灰、烟黑，被岸上的树荫罩着，三两结队，或游或停，或觅食或嬉戏，惬意悠然的样子。这里，没有诱饵的阴谋，也没有渔网的危险，有的只是平静的水，与岸上和平的大人和小孩。水里的鱼和岸上的人，一同享受着粉墙黛瓦、石埠拱桥的倒影，静听远方急流处水车们咿咿呀呀的欢歌。

说到水里的鱼，不得不说一说碧瑶的禁渔风俗了。据说，碧瑶人素来爱鱼，河里的鱼不是捕来吃的，而是用来看的。镇上的居民吃鱼，只有去集市上买。除了制定对偷鱼者的惩罚规定外，日夜还有人在河畔巡视。日久，大人小孩都有了爱鱼的意识。镇里镇外还流传着一则有趣的故事。说某日，一位勤快的大嫂到瑶河里挑水，不知不觉将两尾指甲般大小的鱼苗舀进了水桶，被岸上一光头男孩儿看见。那男孩儿也不吭声，佯装在石板上撩水洗脸，直到大嫂将水挑进了自家厨房，忽听尾随身后的男孩儿一声断

喝：“好哇，竟敢偷河里的鱼苗打牙祭呢！明天看你扛着红旗唱山歌！”大嫂一懵，待俯身到桶里细探，当即脸一红。因为碧瑶的人都知道，偷鱼不但要罚款，还得扛面红旗走街串巷高声背上几天“禁渔规章”，这岂不羞煞人！但那位大嫂毕竟是无意的，赶紧回头将两尾鱼苗放回河里，而那光头男孩儿看一切做得妥当后，便心安理得地嚼着大嫂送上的高粱饴糖雀跃而去……

除去水里的鱼儿，值得细说的，还有那瑶河底下数不清的细瓷片。谁也说不清它们在水底沉睡了多少年，静卧于大山深处、草莽之间。碧瑶本就是一个细瓷般的美妙传说。一千多年前，碧瑶镇子周围便已经陶坊遍野、窑包遍地，马尾松劈成的窑柴码得高高，小山包似的瓷窑烧得火红，还有不知疲倦日夜劳作的水碓……瑶河边，成排的木杠七上八下，起起落落，坚硬的瓷石被舂成了齏粉，加工成釉果后，又通过瑶河水捎到那些制瓷的作坊。妇人们背着孩子、拎着盛满米饭和腌菜的竹筒从四面八方的村落赶来，为的是给烧窑的瓷工、自己的丈夫送上一口饭。石径上于是有了一串串碎脚印，仿佛落叶，化在泥里了，也印

在男人的心上。而那些忙碌的男人手里端着的，也许就是刚刚出窑的玲珑剔透的碗盏杯盘……多少个春秋过去，现如今，碧瑶盛景不再，窑包也难觅踪影，那些碎瓷片连同过去的时光在瑶河底沉了下来。但瓷片并未睡着，它们依然醒着，那细腻的涟漪和水波，便是瓷片的呢喃，絮叨着关于碧瑶久远的传说。

然而，光阴毕竟远去了，碧瑶的繁荣也已是过眼烟云。春声停歇，古窑遗韵随风飘散。这些年，瑶河水流着流着竟有了几分落寞和凄清。这个地方慢慢地空落起来，壮年的人大概嫌这里过于寡淡清静，即便过得殷实的，也企盼着过得更好。于是纷纷走了出去，去往外面更大的世界了，只遗下些老人和孩童守在这里，一天一天过着日子。这日子，说淡，却也像甜津津的麦芽糖，居然还是耐嚼的。老人有着老人的悠闲，孩子自有孩子的乐趣。这生活，明明白白，从从容容，好像门前静静淌过的清澈见底的瑶河水。



第一章

鸟儿愿为一朵云 云儿愿为一只鸟

1

八岁女孩儿安安的日子多半是在瑶河边上打发。放了学，便往那里赶，后边跟着她的铁蛋。

正是夕阳衔山、晚风乍起的时候，瑶河上氤氲着淡淡的雾气，空气是湿的，脚边的小草也是湿的。安安蹲在石埠上，捡一块瓷片，往河上打水漂。啪，啪，水波溅起，

仿佛在水面上绽开一朵晶莹的小花。铁蛋有时蹲伏在安安身边，静静地观望；有时，会给安安衔来一块大小适中的新瓷片。打水漂，安安是玩不腻的，有伙伴的时候，就跟别人比谁打得远，没有伴儿的时候，就跟自己比。虽是个女孩儿，但安安打水漂很在行，一点儿不输给那些个男孩儿。她懂得什么样的瓷片最顺手，也知道用怎样的角度瓷片才能在水面上弹跳起来。她总是微微侧过身子，尽量让瓷片以最小的角度入水。那样的话，脱手而出的瓷片会像展翅的水鸟，斜斜地插入水中，眼看着就要沉入，却在水面上优美地弹跳旋转起来，激出数朵水花。安安打的水漂，干净利索，花样百出，常引来伙伴们的赞叹。只是每到晚饭时分，伙伴总要散去的，水边只剩下了安安，还有她的铁蛋。

这时候，在石埠上洗衣的嫂子就会东一句西一句地问：“安安，你妈在那边过得好吗？赚得好多吧？”

“安安，你妈最近来信没有？又给你寄啥了？”

“安安，你妈不在，你到底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哪？……”

起初，安安总是一五一十地回答：

“我妈做保姆呢！做十户人家！”

“对，刚来信，还给我寄了个书包呢！”安安拍拍自己画着一只粉红色小猫脑袋的书包，“这叫kitty猫，城里的女孩儿都喜欢呢！”

“开心！”安安故意皱起鼻子，给逗她玩的大嫂一个鬼脸。

是的，看起来安安总是那么开心。她每天都在小小的镇子里逛来逛去，在桥头看风景。她喜欢在井边和伙伴们聊天，也喜欢用天真的笑容回答过路人亲切的招呼，喜欢在桥头围观热闹，喜欢借别人的自行车沿着沟渠一路飞驰。她是沉静的碧瑶一道活泼泼的小风景。

不过，旁人同样的问题问多了，安安便懒得回答。她有时只顾着自己继续打水漂，要么和铁蛋捉迷藏。铁蛋是一只公狗，毛色金黄，左眼上有一块黑斑。刚抱来时铁蛋还没睁眼，小得像只傻瓜。平日里并没有精细地喂它，铁蛋却日长夜大，渐渐，竟有半人高了。冯远珍说，铁蛋就像是矮牵牛的种子，落在地里，并没有人去拾掇它，明年它就自己出来了；明年落了子，又没人去采它，它还是自



已长得兴旺。

冯远珍是安安的母亲。

安安也是母亲的矮牵牛吧。从出生起，安安就没让冯远珍多操心。那时，家里还有地，地里的活儿，冯远珍一个人干。另外，她还在碧瑶的瓷器厂兼着一份工。出门时，将安安往摇篮里一放，这孩子不吵也不闹，冯远珍只管出门去做自己的活儿。等她回来，安安还在摇篮里咿咿呀呀地吮手指头。安安的记忆里没有父亲的影子，父亲去了哪里，冯远珍不多说，安安也不怎么上心。有没有父亲，对这对母女似乎并不那么重要。一年到头，柴米油盐、浆洗缝补，日子过得有条不紊、有声有色。

碧瑶本是个有颜色的地方，最热闹的是元宵灯节，从正月初八起，直到二月初二，若是瑶河没有封冻，河上就满载各色花灯。冯远珍和女儿也早早地准备开，用绸布和竹篾扎上几只兔子灯，肚子里头放盏蜡烛，底下安上四只木轮子，用一根红丝带牵着走。开灯那天，走到街上满目都是灯。各家各户前张灯结彩，灯的形状除了兔子，还有鲤鱼、走马、花球、琉璃……那些挂在门户上的灯，彻夜

不熄，每晚主人都会添油，让其长明。元宵那天，镇上的乐队就出动了，老老少少吹奏着八音鼓乐，由远及近，夜行几十里，绕镇数周。孩子们或牵或举着自家的灯，跟在乐队后面，嬉闹雀跃。原本清静的街道热闹得差点冒了烟。

满天灯光，满屋月亮。

碧瑶的人，就在这欢喜的乐声中迎来又一年的春。孩子长了一岁，老人又老了一岁。安安看着自己的灯浮上了水，又在后边撩拨几把，那小小的灯，就顺着水流往下漂去了。从瑶河上游漂下的灯，拥挤着，晃晃悠悠，宛若夏日随波逐流的浮萍，浮得慢，却又稳当。岸上的人，跟着自己的灯走；水底的鱼，新奇着自己的头顶星光灿烂。于是，岸上又汇成了新的人流，孩子拍着手，大人则出了神，沉浸在迷蒙的灯色中。眼看着原本黑漆漆的瑶河就这么亮堂起来，通透起来，渐渐和天上的月色连成了一片。

看着这样的好光景，冯远珍会将平日里的不如意抛却脑后，仿佛人生在世，永远都会是这美好的景况。这个时候，安安是所有孩子当中最活跃的。她激动得跳脚，拿根竹竿，追逐着自己的灯，生怕它半途灭了，或者被石头挡